

「末代大学生」的文革恋



景仁玲◎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ISBN 7-80575-956-1



9 787805 759562 >

ISBN7-80575-956-1/1 • 258

定价: 12.80

“末代大学生”的文革恋

景仁玲 著

责任编辑 文方
封面设计 瘦鬼

“末代大学生”的文革恋
景仁玲/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工程街副79号)
东方职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字数 180千

1997年 2月 1日 第一版 1997年 2月 1日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207-02915-2 2·1·166

定价 12.80元



景仁玲女，1947年6月出生於陳子昂的故鄉四川射洪縣。1965年從射洪中學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適逢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1970年從北大畢業分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14餘年，當過鄉文書、教過書。1984年調四川德陽市工作至今，現在德陽市司法局搞政研工作。

1978年開始文學創作，在省市刊物上發表散文、紀實文學等，有作品產生過較大反響。現為市作協會員。

写在前面的话

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又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工作了十五年之久，文中的情节大多是我亲身经历，是一篇纪实文学。

我认为这篇作品的特点是“新”。在选材上我注意了新。写文革的中长篇纪实文学中，《疯狂的节日》写上海红卫兵。《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写中学红卫兵，就我孤陋寡闻之见，还没有人写北大（或清华）红卫兵。五四“一二·九”反右、文革、四五均从北大始。60年代，北大被称为“阶级斗争晴雨表”。在文革中，北大发生的真人真事，往往比小说更真实，更典型，更生动，更高层次。在一般小说或电影中，男红卫兵像土匪，女红卫兵像母夜叉，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本文，我试图把他们写成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为了“文革的胜利”，为了“理想境界的实现”，女主人公怀着无比神圣的虔诚泣血把比生命还可宝贵的爱情献上神圣的祭坛，年轻的心在两难境地淌着淋漓的鲜血，此情此恨谁知？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很难理解这种感情，但事实是，文革中因为派性观点不同，父女、夫妻、恋人一夜之间成为仇敌的比比皆是，这方面电影《枫》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我力图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家庭、个人经历诸方面来说明红卫兵之所以成为红卫兵，人性之所以异化，乃是社会产物的必然。

下半部我也力图做到选材的新。以前有的文学作品写知

识分子到边疆由不适应到与边疆水乳交融在一起，为边疆作出了贡献实现了个人人生价值的，如电影《牧马人》《燕归来》写得很成功。这当然是生活的真实，我这里写的是另一种生活真实：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天之骄子’与即使生存下去也得有牛虻般坚强意志的严酷现实，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理想与现实，“青霄有路终须上”与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倍受歧视的尴尬处境，文明与不文明，京城的繁华与边疆的闭塞、荒凉等等形成巨大的反差，爱情与事业双重幻灭。悲怆，因绝望而心死，经过种种磨难后终于奋起。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学电子计算的修公路，学核物理的爬电线杆，学放射化学的当起了‘胡屠户’，成日“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胜枚举。自以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英雄”的生命会象蝼蚁般毫无价值地在地老天荒无人知晓的边疆默默孤独地逝去，为了不使文章内容太黯淡，我省略了这样一件真人真事。七六年三月，一陈景润式的北大男生分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农机厂当翻砂工。为了科学为了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在大雪山上活活被豹子咬死吞食，待两个月雪化后找到他时已惨不忍睹，他的骨头分散在十几平方米的阴山坡上，胸腔骨上的肋骨已被啃掉，只剩个光桩桩，周围有几堆豹子粪，粪里尚有未被消化的头发和蓝咔叽衣服碎片，仅凭他特有的指南针、钥匙与农机厂的饭菜票才认出是他的遗骸。死亡并不很可怕，可一个栋梁之材孤独而绝望地死去，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不被人理解，失踪后人们无动于衷，死后还要被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的黑苗子’抵制，真令人不寒而慄！

在爱情方面，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因袭了太多的传

统的因循守旧的婚姻家庭观念，两人间即使没有爱情也要千方百计凑合着过下去，可追求理想爱情的渴望永不泯灭。同时，爱情是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力图方方面面都要顾及都要摆平。文中着重写了爱情的异化及其原因，文中女主人公父母爱之若命的独生女小金宁肯违背父母的意愿与小姚相恋，但为了文革的胜利，为了共产主义与魂牵梦绕的恋人弃绝。在西藏，男主人公由于环境使然在别无选择的条件下使同情异化为爱情。近二十年后，男女主人公重逢，地域的差异与男主人公个人价值没有实现使他俩无法结合，他俩对各自的配偶都没有什么爱情。当男主人公调回北京事业成功后，才给小金写来一封求爱信。二十年的苦苦思恋美梦唾手便可成真时，爱情何去何从，感情天平的砝码孰轻孰重？这就要读者从更大范围内来猜测了。在严酷的环境中，有着远大理想高尚志趣受过高等教育的贞女变成了荡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英俊潇洒的男主人公变成像一只白天出穴的惶惶然的老鼠，耻于上街见人，最怕熟人认出他，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文中不仅有风景秀美颇具气派的颐和园、燕园，还有香山、樱桃沟、圆明园等京城旖旎风光，也有或美丽迷人或神秘甚至粗犷真实得令人恐惧的西藏高原风光，还有藏家独有的西部风土人情画。总之，作者是把一颗赤裸裸“噗噗”跳动的真心奉献在读者面前，使读者阅后或深受感动或曰：“原来如此！”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一、北京在你面前将展现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	(3)
二、为保卫毛主席，敢洒热血写文革春秋	(5)
三、有缘千里南北来相见，无缘同窗五载如路人	(17)
四、患难见真情，住院订终身	(30)
五、魂牵梦绕文革恋，观点不同忍痛弃绝	(48)
六、京华西藏，人间天上	(80)
七、梦中人再现，物是人非事事休	(109)
八、第二个春天来临，一如当年秀湖畔尽诉衷情	(131)
九、爱情这个东西很微妙，像走在平衡木跷跷板上	(149)
十、虽有惯性但爱情的天平仍灵敏	(160)

开 篇

天还麻麻亮，在省医院门诊部排队挂号的，依顺序排起了行行或密或疏的队。一个看来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穿一套银灰色纯毛哔叽西服套裙，脚上一双与衣裙配套的银灰色半高跟皮鞋，她先拣一块石头给自己作“替身”排队，然后找个清幽去处——坐在离队不远处的花坛旁，靠着一棵梧桐树闭目养神。虽是初夏，但夹杂着万年青的甜香、树木花草的清香与医院里特有的漂白粉刺鼻味儿的晨风一阵袭来，梧桐树枝叶上冰冷的露珠滴嗒落在她的脸上、身上，使她打了个寒噤。睁眼一看，不到十分钟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一会儿，人们纷纷站起来，代人站队的报纸呀石头呀什么的已统统被人取而代之，她才站到队里来。

要知道，四川人口之多乃全国之冠，病人自来多，医院少，名医荟萃之地，自然更僧多粥少。今天礼拜五，不少名医都要门诊，名医只能挂 50 个号。

此时，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脸色黝黑的高个儿中年男子，披一件黑色的大衣踉踉跄跄朝挂号室奔去：“我，我是从西藏来的，路上大雪封了山，坐车整整走了一个月才到成都……”他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旁若无人地向前走去。从摇摆着的脏大衣里发出一股酥油、酒与男人特有的汗渍味儿。不知何故，人们不由自主地为他让开一条道，让他排在第一名。她从小性

格矜持，不论走在哪儿，都两眼平视前方，目不斜视，但那个自称从西藏出来的人的声音却使她大吃一惊，这声音何等耳熟，是他？但他的声音热情豪爽响亮，从无半点嘶哑苦涩味儿，更何况那粗犷的身材、那满脸的络腮胡子，尤其那满身油污，发出难闻的气味儿更不是他！看着他醉汉般摇摇摆摆地向前走去，她不禁脸一红：四十岁的人又不是小姑娘，却像初恋的豆蔻少女般敏感，并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姑娘一样有着儿童心理，脑子里装满幻想。不是么，看样板戏‘电影《红灯记》，一看见李玉和说一声：‘谢谢，妈！’唱起‘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时，那李玉和腰一拍，头一仰，两眼望着远方时，她就认为这神情，特别是那额头，那眼神极像他。从此，每次演电影《红灯记》，她都百看不厌。还有一次，她在火车上，发现一个乘务员很像他，为此，她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那个乘务员好久，心里咚咚地狂跳，对自己说：就是他，没错，就是他！正当她喊出了‘姚’字时，火车到站了，那乘务员操着地地道道的成都话：广元火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才使你从迷梦中猛醒：他是江苏人，绝不是成都人！才使你避免出洋相。当你清醒过来后再看那个乘务员，发现除身材有点像他之外，其他方面（特别是气质）没有半点像他！

“你怎么把任何一个人人都认作他，真是乱弹琴！想到这里，她自嘲地苦笑了。

她拿着挂号单挎着米黄色的小挎包，来到二楼外科一诊断室外的长木靠椅上坐下。

一位长脖削肩的年轻女护士拿着一个长方形的硬壳本，站在一号外科门诊室前喊：一号“！”到！先前那个自称从西藏出来的男子急急应声道。“什么名字？”护士接过他的挂号

单一边飞快地放在硬壳本上写着什么一边问：姚启荣？声音刚落，坐在椅子上等着就医的她像机器人按了电钮通了电般“腾”地站了起来，疾步走上前去，对他细细打量起来。他正焦急地注视着室内的医生，对从侧面瞅他的她浑然不觉。似一根看不见的神秘的绳子系着他和她一样，他向门诊室走去，她也步步紧跟，直到女护士拦住她：还没有叫你呢，你这个人才性急！”才使她清醒过来……

一、北京在你面前将展现 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

小金是从小乡镇来到华大读书的，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足不出县的她坐了三天两夜火车一到北京站，看到的世界竟是那么热闹、那么辉煌，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月光溶溶，秀湖畔翠峰起伏错落有致，微风吹拂，湖水中倒映着月亮、星星，以及华大的标志博雅塔的塔影、随水摇曳的柳枝与古色古香的石舫也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构成了一幅深邃神妙的美妙图画。湖心岛的石舫上，一群少男少女——国文系一年级全体同学正在中秋佳节赏月。他们吃着粒大汁多味甜色艳的玫瑰香与红玛瑙葡萄，还有皮薄化渣又香又脆又甜的京白梨，自然还有月饼花生瓜子。该她们班表演了，她急忙站起来。四个女生表演了具有少女天真活泼娇憨神态的“草笠舞”，随着悠扬的琴声，她们手拿草笠，迈着轻快的舞步，踏着节拍边歌边舞，给这月夜的湖光、塔影增添了盎然生机，增添了无限诗情画意。就在那天晚上，刚踏进燕园不到一月的小金，觉得自己的心完全被秀湖吸引，她的身心，

她的灵魂都与秀湖生生世世水乳般交融在一起了……

北京人（包括在北京工作的外省人）真好！她，一个从未出过县城的十八岁的姑娘，生平第一次千里迢迢离家上华大，一上火车遇上的全是好人！他们都是在北京工作的大哥哥，一个姓李，在北京某科研所工作，他给她介绍了北京的风土人情，告诉她旅途中的基本常识。得知她读国文系后，为她描绘出一幅令人心往神驰的学习情景：星期天带本小说去颐和园既欣赏了驰名中外的美丽风景，又陶冶了文人的性情，也增长了学问。到了西安，他有公事需耽误几天下了车，怕她在路上有闪失，他回京后专程去系办公室新生报到处打听她，听说她已报了到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怕打扰她耽误她宝贵的学习时间连面也未与她见便在人海中消失，今生今世说不定再也见不着他了。还有一个大哥哥是从天津上火车的，是一个年近三十的军官，他一上车就坐在她对面，刚把绿色的军帽挂在衣帽钩上，就热情地问：“小妹妹，你从哪里来？干嘛一个人坐车？”她被他真挚的笑容打动了，便如实告诉了他。他很高兴问她家里有几个人，她说她是独生女，还有爸爸妈妈。火车到北京站后，他亲自帮她提行李从天桥下地道走出北京站，当时已是晚上 11 点，一直来到写着“欢迎华大新生”的大红横幅前，把她送上校车，他才离去。

到华大不到一月就到了国庆。姑娘们七手八脚忙忙碌碌地化好妆，坐上校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已成了欢乐的海洋。巨大红色横幅下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长长流苏，上面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中华大学。就展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佳位置——与城墙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仅仅隔着一座金水桥！探照灯聚光灯与各种闪烁的霓虹灯

把天安门照得如同白昼，在紧靠金水桥的挨天安门城楼最近的中央区属大学区，华大左边是国大，右边是民大。同学们都穿上世界各国与我国各族的鲜艳的民族服装。这边跳起了藏舞《洗衣歌》，那边跳起了《丰收舞》这边跳起了《亚非拉人民要解放》，那边跳起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电影电视摄影穿梭其间。由于精心组织巧妙安排，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井井有条，乐而不乱，无论表演者、围观者还是坐下来欣赏礼花烟火者，均自得其乐，无不尽兴。

晚十点，天安门广场四周一阵礼炮响，放礼花了！犹如给欢乐的海洋欢上加喜，锦上添花。是成百上千的天女把她们花篮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鲜花纷纷扬扬洒向人间？是飞起彩龙三百万的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鳞甲满天飞？是社稷之神显圣，把成千上万金色的麦穗稻穗撒向人间，金色的穗子倏然不见，又再现了万道瑰丽的朝霞满天，瞬间又化为五彩祥云，瞬间又幻为绚丽多姿光彩耀人的珍珠、玛瑙、钻石……真真巧夺天工！舞罢盘膝而坐观礼花烟火，高中时一位老师告别的话语在她耳边响了起来：“北京将对你展开一个光辉灿烂的辉煌世界！”

二、为保卫毛主席，甘洒热血写文革春秋

文革前夕，学校安排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下京郊煤矿，把批判“三家村”（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个文人邓拓、吴晗、廖沫沙）的运动引向深入。小金的班下到京山煤矿，除华大外还有北京其他高校的同学。京山的气候与西郊的华大大不相同：时值初夏，华大与城里一样炎热而干

燥，穿一件短袖上衣还直出汗，这里却凉爽宜人：往往是晚上下雨天亮前就晴了，像春天一样艳阳高照，那碧蓝碧蓝的天空是那么空明洁净一望无涯，仿佛是造化之神刚刚倾东海之水清洗过，蓝幽幽的分外迷人。

可煤矿里又是另一个天地。作为对什么事都感到新奇的姑娘们，嘻嘻哈哈地穿上工作服，脚蹬一双高统雨靴，头戴一顶安有矿灯的柳条帽，细腰上挺神气地扎一条皮带，完全变了另一个人。大家都禁不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直乐，然后下矿参观。坐上“哐当哐当”作响的拉煤小火车，看着鼓风机“呼呼”地把新鲜空气鼓进隧道里。下车后，凭着头上的矿灯照射，同学们“劈劈叭叭”地踏过注着水的隧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亲眼看见了工人们用电风镐采煤的场面。只参观了两三个小时，上地面来洗澡，头发尤其是耳朵里的煤灰一个礼拜也没洗尽，不禁对矿工们油然而产生了敬佩之情：他们没半句闪光的豪言壮语，却默默无闻地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掘“乌金”，在黑暗里泥里水里摸爬滚打，像普罗米修斯，给人类盗来了象征光明温暖的火种……

一天，领队的老师分小金到一个工段组批判“三家村”之一邓拓的《燕山夜话》，其中有一篇叫做《一个鸡蛋的家当》。大意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穷光蛋终于有了一个鸡蛋，这蛋是他家唯一的家当。这个穷光蛋日以继夜想入非非，甚至做梦都梦见蛋孵成鸡鸡又生蛋，如此这般无穷往复终于成了穿金裹银的大富翁。想得高兴起来仿佛自己已经真的成了大富翁，情不自禁手舞足蹈。谁知乐极生悲，竟把全部家当——一个鸡蛋打烂了。她站在麦克风前，看着一个个工人师傅正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她，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充分展示自己的口

才,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为此,头天晚上她就写好了发言稿并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宿舍里熄灯后还充分酝酿感情。她出身苦,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哪敢梦想读大学 而邓拓他们就是要反党反救星毛主席。一想起中国又要回到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不禁怒火中烧。此刻,十八岁的她扎着羊角辫,穿了一件很合体的黄底黑格花线呢列宁装,正对着麦克风兴致勃勃地滔滔不绝。她按当时人民日报批判文章的惯例,上连下套,无限上纲,说邓拓把我们伟大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辉煌成就比着一个鸡蛋,影射我们伟大的党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像蛋打鸡飞一样。她耳畔突然响起了这样一首凄切的歌:

“ 旧社会,好比是,
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
妇女在最下层…… ”

她愤怒,她悲伤,激动得声泪俱下,声音颤抖了:“同志们,工人师傅们,邓拓就是这么诬蔑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解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他们就是想要我们回到那暗无天日的吃人的旧社会,‘是可忍,孰不可忍’?煤矿工人们怎么也想不通,一个鸡蛋与回到旧社会有什么联系,更不懂啥叫“‘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说什么不可忍’,为什么小姑娘俊俏的脸蛋胀得通红,泪珠从眼睛里流了出来,并且声音哽咽地高举手臂呼着口号:‘打倒‘三家村’黑帮!’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台下有的暗暗纳罕,有的冷眼旁观,有的打着呵欠,有

的抽着烟，漠然地像看西洋镜般地看着她。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第一次说回到吃人的旧社会大家都气愤，有的甚至泣不成声。据说演《白毛女》歌剧时，有苦大仇深的战士开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射击的。说的次数多了，说得大家耳朵里都长了茧疤，往往连苦大仇深的人也激动不起来了。看到台下黑压压一大片人竟没有一个人响应，她尴尬极了，窘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正下不了台时，一瘦高个儿年轻小伙子来到她面前，他首先对她鼓励赞许地一笑，然后对准麦克风：工人师傅们，刚才，这位女同学讲的是这么个理儿：邓拓他们这些反革命把他们的笔变成了铁锹，成天就用锹使劲儿地挖呀挖，他们挖什么？他们就是挖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墙脚。他们要变天，使我们回到那悲惨的旧社会。师傅们，如果他们的罪恶想法实现的话，我们京山煤矿又要像解放前的门头沟煤矿一样成为万人坑……”门头沟的万人坑，凡北京人尤其是煤矿工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工人都去参观过，万人坑里个个骷髅堆堆白骨的可怕形象犹如又在眼前。据介绍，有的矿工还没断气，就被工头扔进万人坑喂了吃死人肉眼睛吃红了的野狗。此刻，发言的小伙子正用叨家常般浅显明瞭生动的语言使他们明白了邓拓就是要他们变成万人坑里的堆堆白骨。工人们被激怒了，此刻，小伙子举起拳头挥臂高呼：打倒邓拓 打倒‘三家村’！真是一呼百诺，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雷鸣也似震天动地……

文革初期，小金到邻校国大进行“革命串联”，在一个不大的坝子上正围着黑压压的一群人，中间用饭桌拼成了一个简易临时讲坛，两派正在唇枪舌战，中心辩题是对工作组反还是保。一个男同学跳上讲坛，手拿麦克风讲了起来。他举了很